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主编◎张百春 陈树林

使命的沉重与路向的忧思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研究

Тяжесть миссии и грустность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период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周来顺◎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主编◎张百春 陈树林

使命的沉重与路向的忧思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研究

Тяжесть миссии и грустность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период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周来顺◎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命的沉重与路向的忧思：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研究 / 周来顺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5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 张百春，陈树林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154 - 4

I. ①使… II. ①周… III. ①宗教哲学 - 研究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803 号

使命的沉重与路向的忧思——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研究
SHIMING DE CHENZHONG YU LUXIANG DE YOUSI——ELUOSI BAIYIN SHIDAI
ZONGJIAO ZHEXUE YANJIU

周来顺 著

责任编辑 林召霞 罗 艺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80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51 千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154 - 4
定 价 6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总 序

在世界哲学史上,俄国哲学不具有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那样的经典地位,也不具有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那样的独特风格。但是,俄国哲学作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在 19 世纪以后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世界现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模式的纯粹哲学标准来取舍,而是按照广义的哲学观点来看待俄国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俄国哲学有其自己的思想传统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俄国哲学史中也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启发意义。

俄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早在公元 10 世纪古罗斯接受东正教以后,某些俄罗斯主教、大公对基督教思想的解释中,就包含着俄罗斯历史哲学的开端。都主教伊拉里昂的《论律法与恩典》(11 世纪)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写《圣经·旧约》(律法)和《圣经·新约》(恩典)之关系的,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教会学说和教义,而是从基督教历史哲学的观点论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倾向。在 12 世纪基辅大公莫诺马赫的晚年著作《训言》中,则可以看到古代俄罗斯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从野蛮的强权统治到接受基督教道德标

准、旧约和新约诫命。

15—16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内部的约瑟夫派和禁欲派的斗争在俄罗斯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尼尔·索尔斯基的学说,苦修的意义不是恪守外部行为诫令,不是在生理上同肉体作斗争。苦修是内心的修行,是精神向内集中,把守心灵不受外来的或从人的不良本性中产生的杂念和欲望的侵扰。这一学说中包含着心灵哲学、心理分析学思想。

18 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时期,俄国改变了从前以东正教会为主导的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加强了与西欧文化的交流,上层社会更多地了解和接受了西方当时的世俗文化,特别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俄国哲学也不仅限于基督教—东正教世界观,而且还出现了对世界、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出现了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理想追求。

到了 19 世纪,随着俄国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发展,俄国思想界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各种思潮进行着激烈交锋,终于引发了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两大思想派别的持久争论。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成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历史和精神文化的严厉批评,必然招致持对立观点者的反驳,后者强调俄罗斯宗教—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主张俄罗斯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种观点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俄罗斯社会思想的重要派别——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历史观和文化学说。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分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两种社会政治观点的分歧。前者主张俄罗斯未来的社会发展应当以本民族传统宗教和道德为基础,走自己的独特道路;后者认为西方精神文化更具有先进性,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先进成果,因此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发展必然要走西方民族所走过的道路。

其次,在社会政治观点分歧的背后,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之间还存在着历史-文化观的分歧。西方主义者坚持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认为文化和历史是人类的自觉创造,是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人类理性自我设计、创造和实行的过程。这接近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和社会哲学中所主张的观点。斯拉夫主义则坚持有机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认为真正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生活的有机整体,它是在民众中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思想后来也发展成为俄罗斯民粹主义。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是俄国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各思想流派斗争激烈的时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论战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出现了具有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新斯拉夫派(斯特拉霍夫),拒绝一切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哲学家从基督教普遍主义观点对这一思潮进行批判(索洛维约夫)。一方面有无神论的个人主义,强调个性的价值与尊严,反抗来自各个方面的对个性自由的压抑;另一方面也有宗教哲学,证明宇宙存在的万物统一,在信仰中寻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有主张个人内在修养和人格完善的道德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坚持在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俄罗斯思想固有村社传统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精神,同时也具有为个人的完整生命和个性自由进行辩护的鲜明特点。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不是非道德的、个人至上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而是在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中,当个性受到来自各方面侵犯和压迫的时候,思想家力图反抗这些侵犯和压迫,维护个人自由。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反抗路向。别林斯基维护个人自由,反抗理性的普遍性;赫尔岑维护个人自由,反抗抽象的自然和社会秩序;巴枯宁维护个人自由,反抗虚幻的上帝信仰和国家强制;皮萨列夫维护个人自由,反抗唯心主

义的天真梦想。

津科夫斯基在《俄国哲学史》中认为,俄国哲学与宗教世界观的联系不仅是俄国哲学之特点的主要根源,而且是俄国哲学思想探索的动因。俄国哲学家力图以东正教价值为基础来解决西方世俗思想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宗教哲学”一词不是指以宗教为对象的哲学思考,而是从宗教世界观原则出发对人与世界进行哲学认识和解释,这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原则大不相同。如果说西方哲学家习惯于在知识和文化反映中思考问题,那么,俄国哲学家则常常直接“站在存在的奥秘前面”,这使得“俄罗斯思想更鲜活,更率真”(别尔嘉耶夫语)。当然,俄国宗教哲学家不是教会神学家,他们没有局限于宗教内部,不是依据基督教—东正教的教义信条和教会传统来思考,而是从自己的宗教体验和信仰出发,利用基督教的思想资源,来建立关于世界与人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因此,俄国宗教哲学也具有一般哲学意义和现代思想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俄国社会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都是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者。他们在积极传播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等思潮的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政治问题,以及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发生了思想目光和价值重心的转变:从外部转向内部,从表面转向深处。于是,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出现了“新宗教意识”和“宗教哲学复兴”。

“新宗教意识”是20世纪初在俄国自由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宗教哲

学思潮,以罗扎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吉皮乌斯等人为代表。这一思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宗教内部的神学思潮,而是关于人性与文化的新思想探索。“新宗教意识”思想家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他们力图克服和超越在个性自由、生活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念,寻求确立新观念,实现新理想。为此,他们与无神论、旧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虚无主义、传统理性主义作斗争,赞同和运用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和价值。第二,由于传统基督教某些观念也不能满足新理想的需要,因此“新宗教意识”思想家力图对基督教加以更新和改造,力图建立新的宗教,在“新基督教”基础上建立“新文化”和“新社会性”。这些思想家不仅继承了俄罗斯宗教思想传统,而且借鉴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

俄国哲学往往因对人的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历史问题的特别关注,而与西方经典哲学论题有一定差异。但在 20 世纪的俄国哲学中有这样一个“纯粹哲学”流派,它所研究解决的问题正是传统的哲学认识论问题——这就是俄国直觉主义,即以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为基础的认识论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洛斯基和弗兰克。

存在哲学是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也有哲学家阐述了存在哲学思想,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特点。西方存在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的区别在于,古典哲学只看到了世界的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现代存在哲学家看到了世界与人生的非理性、荒诞和无意义。但他们断言这种荒诞和无意义就是客观真理,无可置疑,不可动摇,人被抛入其中便孤苦无望了。而俄国哲学家则在存在与完满存在或绝对存在的关系中考察存在,他们也深刻地揭露世界的荒诞与虚无,人的奴役与悲剧,但并不把这作为客观的终极实在,而是诉诸生命与存在的终极本原——最高创

造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的精神深处的上帝,力图通过这样的创造与斗争来超越荒诞与悲剧,走向生命的完满。

20 世纪头 20 年,与东正教“耶稣祈祷”的灵修实践有关,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内部产生了关于“赞名论”的争论,即在呼唤耶稣基督之名的时候,这个名称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为的名词,还是意味着神的真正临在。这一争论后来引起了宗教哲学家的关注,于是争论扩展到哲学领域,成为对名称和语言本身的哲学研究。弗洛连斯基认为,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不是主观的联系,而是本质的联系。事物的名称不是被主体偶然给定的,在名称中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唯名论观点认为,事物的名称只不过是人的想出来的,名称里不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此不同,在弗洛连斯基看来,名称和词语是存在的能量的承载者。它们不是别的,正是向人显现的存在本身,是存在的象征。词语是人的能量,既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是通过个人而展开的人类的能量。词语作为认识活动,把思维能力带到了主观性的范围之外,与世界相连接,这已在我们自己心理状态的彼岸了。布尔加科夫认为他的《名称哲学》是自己最有哲学性的书,其核心问题是探讨词语—名称的产生及其与它的载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弗洛连斯基一样,布尔加科夫也属于语言的实在论者。他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本质、语言与存在结构的共生,语言也具有宇宙性、身体性、索非亚性。词语不仅属于它在其中发生的意识,而且属于存在,在存在中人是世界舞台、微观宇宙,因为世界在人身上并且通过人来说话。

十月革命以后的前苏联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这是我国思想界曾经相当熟悉的。这种哲学研究和教学模式曾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哲学界。当时中苏两国的相似国情使得中国的俄国哲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俄罗斯哲学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变,各种哲学思潮、流派纷纷涌现,特别是原来被排斥的唯心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等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我国的俄国哲学研究也随这种变化而转变。除了一部分人继续关注前苏联哲学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俄国宗教哲学以及后苏联时期俄国哲学研究。

目前我国学界专门从事俄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圈子很小,但是,这支队伍一直没有间断对俄国哲学的经典研究和跟踪研究。由老一辈学者于 1985 年开创的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全国俄罗斯哲学研讨会”传统一直保持至今。2009 年 7 月,“第 12 届全国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成功举办,有多位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出席会议。

我国的俄国哲学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趋势,这就是专业研究者与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平台开展了广泛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俄罗斯文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开展和深化,使得国内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多年来,在俄国哲学的专业研究者和非专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俄国哲学研究已从对一些经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到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研究,并积累了一些学术成果。而且这种研究在不断深入,可以说,目前已从文献的翻译介绍上升到了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专门研究阶段。我们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推出的第一批《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就是这种专门研究的成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题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编者
2010 年 7 月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1
一、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探求历程	2
二、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理论探求	6
第一章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生成机制及其理论使命	19
第一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理论来源	19
一、东正教传统的理论滋养	20
二、德国神秘主义的思想启迪	27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模式建构	33
四、索洛维约夫学说的理论奠基	42
第二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路向抉择	54
一、幻化传统的斯拉夫派路向	55
二、文化断裂的西方派路向	64
三、迷恋自身的民粹派路向	72
四、寻求综合的欧亚主义路向	86
第三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历史使命	97
一、对自身使命的理论自觉	97
二、对以往探索的理论质疑	103
第二章 俄罗斯现代化出路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路向	10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探索路向的可能性基点	106

一、俄罗斯文化中的深层结构与自身特征	107
二、俄罗斯理念中的精神共性与使命意识	115
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实践特性与价值取向	124
四、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与实践奠基	133
第二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多维探索	145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认同	146
二、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	160
三、布尔加科夫的“基督教的社会主义”	172
四、弗兰克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186
五、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化出路探索的异动	198
第三章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早期探索路向的反思	202
第一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质疑	202
一、对经济决定论原则的质疑	203
二、对虚假乌托邦内涵的质疑	213
第二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质疑	222
一、对革命理论的非认同性	223
二、对文化建构的非认同性	233
三、对社会组织模式的非认同性	240
第三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 误读	252
一、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多重误读	252
二、对马克思主义误读的深层原因	271

第四章 俄罗斯现代化出路探索的神学乌托邦路向	275
第一节 神学乌托邦体系的批判对象	276
一、现代化出路的传统神学路向批判	276
二、现代化出路的西方哲学路向批判	284
第二节 神学乌托邦体系的基本特征	294
一、人之存在的独特性内涵	295
二、终极信仰的末世论图景	301
三、双向互动的神人性原则	309
四、终结与解放的历史旨趣	319
五、宗教间的联合与共融	326
第三节 现代化出路探索的理论回溯	337
第五章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化探索的理论反思	340
第一节 现代性问题的多维探索与理论定位	340
第二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性重构的历史命运	361
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现代性的重构	361
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性重建的历史命运	368
第三节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化探索的理论价值	375
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化探索的理论意义	376
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现代化探索的理论限度	384
结 语	392
参考文献	401
后 记	415

导 论

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神奇与迷幻色彩的国家,这种神奇与迷幻色彩不仅仅源于它广袤的国土所给予人的直观的视觉冲击力;也不仅仅源于它自近代以来激烈的社会变革所给予人的沉重的历史冲击力;更源于它在很短的时间内所迸发和创造出的璀璨文化所给予人的强烈的精神冲击力。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矗立着的确实是一个充满着奇异与迷幻色彩的国家——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谜,它充满着奇异、荒诞、多变与矛盾,正如 19 世纪俄国著名诗人丘特切夫所言:

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
用公制俄尺无法衡量它;
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
对它只能信仰。

在丘特切夫看来,俄罗斯世界观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深邃的宗教性,对于俄罗斯无法以“生命”之外的东西去“衡量和理解”,只能以直觉的方式去表达,以信仰的方式去寻求。俄罗斯作为奇异的谜,不仅仅表现为其民族性的复杂与矛盾,更表现为思想与文化层面的奇异与多变,而白银时代宗教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религии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正是这一奇异与多变的思想与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

西方思想家如齐美尔、韦伯、赫勒、鲍曼、阿多诺、吉登斯、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化”进行了解读,并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从整体上看,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表现,是现代性在物质、制度、观念等层面的增



加与扩展。现代化是一种总体性的进程,它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其核心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的存在方式或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①。依此理解,俄国现代化开启的标志,既不应是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的改革,也不应是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的改革,因为两者无论是对俄国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还是经济上的农奴制,都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②俄国的现代化之路,即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现代性国家的转变,应是以1861年农奴制改革为标志拉开帷幕的。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探索,既包括实践领域的革命运动,也包括理论领域的学派思潮。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便是在俄罗斯现代化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一朵理论奇葩!

一、俄罗斯现代化之路的探求历程

俄国经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到彼得大帝时期,则开启了俄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俄罗斯帝国^③,这是俄国进入近代的标志,但还没有开启现代化的进程。俄罗斯在开启现代化

① 衣俊卿. 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59页.

② 学界对于俄国何时开启现代化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俄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彼得大帝的向西方学习,并在此基础上,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种观点认为俄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试验性的解放农奴;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俄国的现代化历程开始于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如布莱克等学者持这一观点。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缘于无论是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而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则在根本上触动了俄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③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指出:“对这个时代有多种称呼,可以基于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新的称呼而称之为帝国时代;也可以基于新首都的名称而称其为圣彼得堡时代;又可称为全俄罗斯时代,因为这个国家已经纳入了更多的民族而不仅限于大俄罗斯民族,即古老的俄罗斯人。这个时代持续了约两个世纪,在1917年突然结束。俄罗斯的封建割据时期没有一个清晰的起点和终点,相形之下,俄罗斯帝国的起始和结束的年份是清清楚楚的。”〔参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 俄罗斯史(第七版)[M]. 杨烨,卿文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进程之前即已与西方接触,并希望以此来改变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俄国真正全面地接触与学习西方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罗斯人的生活封闭而暗淡,物质贫穷而匮乏,文化愚昧而落后,几乎过着半野蛮的生活。而与此相对应,作为不远的西方(西方在这个时期主要指英、法等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的西方已开始最初的工业文明,这场最初的工业文明不仅导致了西方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跨越式进步,而且还培养了优雅的生活方式与先进的文化理念。面对着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与自身的贫穷落后,最初源于在对外战争中(波兰战争和三十年战争)对技术等的需要,俄国开始学习与接触西方。在当时的俄国,最先接触西方的是上层的统治者与贵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技术,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令贵族感兴趣的则是西方优美的工艺品、精细的饮食与优雅的生活方式。这样,从统治者最初希望通过学习技术以应对对外战争,到贵族对奢侈品的需求,西方文化开始逐步进入俄国。

18世纪是俄国学习西方的年代,而这一领航者即是彼得大帝,他以其强健的身躯、坚强的意志、非凡的才智、充沛的精力和执着的性格,拓荒于俄罗斯这片“未开化”的土地,在落后的俄国播撒文明的种子,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彼得以强力的方式推进俄国的改革,他的许多诏令是“用鞭子写的”(普希金语)。彼得大帝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与考察,开始对落后的俄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军事上,创建海军舰队,加强陆军建设,改进武器装备;在经济上,兴办手工工场,关注农业生产,发展国内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农奴制度;在文化教育上,发展教育事业,创办世俗学校,加快人才培养,鼓励图书出版、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在政治体制上,改革国家机构,加强法制建设,健全管理制度等。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国在军事上实现了从一个内陆国到夺取并拥有了独立出海口的军事强国的战略转变,在经济领域促进了俄国农奴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在文化领域则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彼得一世的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正如罗蒙诺索夫所指出的那样,彼得大帝是一个符合所谓“开明专制制度”的理想君主,他是“俄国伟大的启蒙者”,他不但促进了俄国文化的发展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且还通过军事力量扩展了俄国的领土,并能在各个海洋上“看见俄国国旗在迎风飘扬”。^①

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不仅源于俄国的内因,而且也源于外因。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德国已逐步开始了对俄国的入侵。与此同时,俄国却没有自身强大的工商业基础,17世纪俄国的工商业是被外国人——最初是被英国人和荷兰人——所把持的。在彼得大帝改革前的“过去的俄罗斯处于封闭状态之中,那种状态使它受到鞑靼人的压迫,保留着莫斯科王国的亚洲风格的全部特色。俄罗斯应当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走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人民来说是如此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彼得的强制性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也不能在世界历史上讲自己的语言。对问题的精神方面不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也高度评价彼得的改革,他们说:没有彼得的改革,俄罗斯国家就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得到发展”^②。彼得大帝的改革,大大缩短了落后的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使俄国完成了巨大的历史跳跃,并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在阐述彼得大帝改革的意义时,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彼得的政策是使俄罗斯帝国从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大一统国家变成现代西方世界的一个区域性国家,使俄国人自立于西方民族或西方化的民族之林。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在现代西方生活方式逐渐流行的世界里维护俄国的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在遵循某些国

① 参 Б. Б. 卡芬加乌兹等主编. 彼得一世的改革,上册[M]. 郭奇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3页.

②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оскв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С. 24.